



# 兩個驃騎兵

列·托爾斯泰著

新譯文叢刊

兩個驃騎兵

列·托爾斯泰著

海 戈 譯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五年·上海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97

兩個驃騎兵

進口紙本定價三角八分

|     |                                                                |
|-----|----------------------------------------------------------------|
| 著者  | 列·托爾斯泰                                                         |
| 譯者  | 海戈                                                             |
| 出版者 | 平明出版社<br><small>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br/>(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small> |
| 印刷者 | 華文印刷局<br><small>(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small>                          |
| 經售者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

開本: 782×1067 1/32

印張: 8 5/16

字數: 57,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1—10500

兩個驃騎兵

一個故事

……若米尼<sup>①</sup>啊若米尼，

就半句話也沒提到伏特加……

德·達維道夫<sup>②</sup>

① 若米尼（一七七九——一八六九）：戰爭作家，將軍，生於瑞士，到過法國，長時間都在俄國服務。

② 德·達維道夫（一七八四——一八三九）：出名的詩人，一八一二年戰爭中一支游擊隊伍的領袖。詩稿自老驃騎兵之歌，詩中把過去偉大日子跟平凡的現代相對比。——毛註。

一八〇〇年，那時還沒有鐵路，沒有碎石路，沒有煤氣燈，沒有硬脂蠟燭，沒有帶彈簧墊子的矮躺椅，沒有不上油漆的傢具，沒有戴眼鏡的失望的青年，沒有自由主義的女哲學家，也沒有我們這個時代裏多得很多的那種輕佻女人，在那個純樸的時代，坐一輛普通馬車或者輕便轎車，從莫斯科到彼得堡，隨身帶着許多家製食品，在軟軟的滿是塵土的或者泥濘的路上要走上八天，全靠炸肉餅啦，風鈴草<sup>①</sup>啦，麵包圈啦過日子；那時在漫長的秋天的黃昏裏，一家二三十個人圍坐着的油燭還得去剪掉燭花；那時的舞廳裏，大燭台上插的全是白蠟蠟燭或鯨魚油燭，傢具擺設得很相稱，我們父親的那一代人還很年輕，不僅僅沒有皺紋和白髮，爲了女人還會去決鬥，會從這一個屋角奔向另一頭去拾起那有心或無意丟落的手帕哩；我們的母親穿的衣服是短腰身，大袖子，她們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家事，當時那些漂亮的輕佻女人都是不大在白天露面的——是在共濟會<sup>②</sup>的，馬爾丁<sup>③</sup>教徒的，土耿社<sup>④</sup>的那些純潔的日子裏，是在米羅拉采維奇<sup>⑤</sup>，達維道夫和普希金<sup>⑥</sup>的時代。K省省城召開了一個地主會議，會上完成了貴族選舉。

『喂，沒關係，廳堂裏也行，』一個穿皮大衣，戴頂騎兵帽子的年青軍官說道，他剛從一輛驛車上下來，正走進K城一家最好的旅館。

『老爺，這個會可真大，』茶房說道，他已經從勤務兵那兒打聽清楚，這位驃騎兵是吐爾

① 指莫斯科列寧格勒間瓦爾戴邱陵的一種植物。

② 俄國的一種祕密團體，是以互濟、平等、友愛為基礎，達到人的道德上的完整為目的結社。在十八世紀開始成為一種神祕的宗教運動，到亞歷山大一世朝代又變成一種政治運動，一八二二年被取締。——毛註。

③ 一七八〇年創始的俄國共濟會會員的一個社團，以法國接神論者路易斯·克勞代·聖—馬爾丁命名。——毛註。

④ 『拯救歐洲的土歌社』，這個土歌社是一八〇八年成立的德國人民結社，公開的目的是培養愛國主義，改組軍隊，獎勵教育；祕密的目的是擺脫法國的束縛。一八〇九年由於拿破崙的要求解散了，轉入祕密活動，一八一二年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神聖同盟時代被聲名狼藉的帝俄政府認為是革命傾向的團體。——毛註。

⑤ M.H. Miloradovich (一七七〇——一八二五)：在拿破崙戰爭中很出色，成為彼得堡的總督。——毛註。

⑥ A.S. Pushkin (一七九九——一八三七)：俄國最偉大的詩人。

賓伯爵，所以他稱呼他做『老爺』。

『阿符勒莫伏的女地主跟她女兒，說是天擦黑的時候就要走的，只要她們一走第十一號房間就騰給您用，』茶房接下去說道，在伯爵前面順着走廊輕輕地走着，還不斷地回過頭來。

大廳裏在亞歷山大一世發黑的全身肖像下面，圍着一張小桌子坐了幾個人，也許都是一些本地貴族，正喝着香檳酒，在大廳的另一邊坐着一些旅客——身穿皮裏子藍色大衣的商人。

伯爵走進屋子，喚來了勃柳黑爾——一隻他隨身帶來的灰色大猛犬，脫掉他的大氅，大氅的高領上還撲滿了灰色的霜，要了一杯伏特加，穿着他的藍緞子哥薩克的短上衣就在桌子前坐下，然後同那兒的紳士們談起話來。

這位剛進來的人那副漂亮而開朗的相貌，立刻引起了他們的好感，他們給了他一杯香檳。伯爵先喝了一杯伏特加，然後又要了一瓶香檳來招待他的新朋友們。趕雪車的人走進來要酒錢。

『沙錫加！』伯爵叫道。『給他一點錢！』

車夫跟沙錫加走了出去，可是手裏拿着錢又進來了。



「您瞧，老爺，難道我還沒有替您老人家盡夠力嗎？您不是答應過給我半個盧布①？他只給了我二十五個戈比！」

「給他一個盧布，沙錫加。」

沙錫加垂下眼睛，瞧着車夫腳。

「他已經有得多啦！」他低聲說。『而且，我也沒有錢了。』

伯爵從他的皮夾裏取出唯一的兩張五個盧布的鈔票，拿了一張給車夫，車夫吻了吻他的手，走出去了。

「我的錢快花光啦！」伯爵說。『這是我的最後五個盧布了。』

「真正驃騎兵的派頭，伯爵，」一個貴族說道，從他的鬍髭，聲音，以及某種有力、豪邁的步子看來，顯然是一個退了職的騎兵。『伯爵，您要在這兒耽擱一些時候嗎？』

「我得弄點錢才行。要不我根本就不就在這兒。而在這種倒霉的小旅館裏還找不到房間哩，真他媽的活見鬼。」

「請允許我問一聲，伯爵，」騎兵說。『您願意住到我那兒去嗎？我的房間是第七號……要是您不嫌棄的話，就在這兒過夜好啦。您願意跟我們一道住兩天嗎？碰巧這兒的貴族代表

① 一盧布合一百個戈比。

今晚要舉行一個舞會。您要是去的話，他會非常高興的。」

「對，伯爵，留下吧。」另外一個漂亮的年青人說道。「您的確沒有理由急急地就走啊！您知道三年裏祇碰上這麼一次——我是指這個選舉。最低限度您也應該看一看我們的年青小姐們，伯爵！」

「沙錫加，把我的襯衫預備好。我要去洗澡，」伯爵說，立了起來，「也許從那兒我順道就去看一看貴族代表的舞會。」

然後他喚來茶房，對他低聲說了幾句話，茶房微笑着回答，「那是可以辦到的，」他出去了。

「那麼我就叫人把我的箱子搬進您的房間裏去了，好朋友，」伯爵在過道上喊道。

「請吧，我會十分高興的，」騎兵答道，奔到門口。「別忘了，第七號房間。」

騎兵不再聽到伯爵的脚步聲時，就回到他的座位上去，他是緊挨着那夥人中間一個政府官員坐的，眼睛含着微笑直視着他的面孔，說道：

「這就是那人。」

○ 俄國式的洗澡跟土耳其式的洗澡一樣，都是到一個公共場所去，使你熱得出一身大汗。——毛註。

○ 當時在澡堂洗澡由一個女人幫忙是很普通的事。——毛註。

「嗯？」

「我告訴您是的！就是那個決鬥家驃騎兵——著名的吐爾賓。他認識我——我敢打賭，認識的。喂，我在列別甸①補充新馬的時候，他跟我曾經一道痛飲了三個禮拜的酒。這就是他跟我在一起幹的事情……他是個頂出色的人，對嗎？」

「一個了不起的人。他的氣派是那樣的爽快！沒表現絲毫的——您是怎麼說的？」那個漂亮的小伙子答道。「多快我們就變成親密的……他最多不過二十五歲，是嗎？」

「啊不，他看起來是那樣的，可是他不止二十五歲了。您知道，哪一個人不知道他。誰拐走了米古諾娃？他。殺死薩勃林的是他。握住馬特涅夫的脚把他扔到窗外去的是他。涅斯特羅夫公爵三十萬盧布的是他。他是個不顧死活的冒失鬼，您知道：一個賭棍，一個決鬥家，一個色鬼，然而却是個寶貴的驃騎兵——一個真正的寶貝。散佈在我們周圍的謠言一點也不真實——有誰知道一個真正的驃騎兵是怎麼樣的！呵，那些日子多了不起啊！」

這位騎兵向他對方說的，像他跟伯爵在列別甸那樣的痛飲，不僅僅以前不曾發生過，而且甚至於根本不可能發生。那是不可能那麼樣做的，第一由於他在那天以前從來沒見過伯爵，而且在伯爵入伍前兩年他就離開了軍隊；其次因為這個騎兵根本就從來沒真正在騎兵

① 唐波夫省的一個城，著名的馬市場。——毛註。

隊裏服務過，只在別列維斯基團隊裏當了四年的最低級的候補軍官，等到一轉正成為正式軍官的時候，他就退職了。可是十年前他曾經繼承了一些錢，他倒真正在別列甸跟那些去買新馬的軍官一道花掉了七百盧布。他甚至於還做了一套橘黃色領章的槍騎兵制服，打算進一個槍騎兵團。想進騎兵隊的願望，以及跟到那兒去補充新馬的軍官們在別列甸一道廝混三個禮拜，都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最燦爛最快樂的記憶，於是他首先把這個願望改變為事實，然後又改變為回憶，進一步更堅決地相信自己在過去曾經當過一個騎兵軍官——就善良和誠實來說，這一切都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最值得尊敬的人。

「對囉，那些從來沒在騎兵隊裏服務過的人，絕不會了解我們的弟兄們的。」他雙腿跨坐在椅子上，伸出下巴用一種低沉的嗓音開始說道。「你走在騎兵營的前頭，在你跨下騰躍着的不是一匹馬，而是一個魔鬼的化身，你呢騎在馬上什麼也不在乎的樣子。騎兵營長騎着馬來檢閱：「中尉，」他道。「我們簡直就不能沒有你——請領着騎兵營去檢閱吧。」你說：「好，」於是就轉過身去，對你的留大鬍子的弟兄們喊叫着。……呵，他媽的，那些日子多了不起啊！」

伯爵從浴室裏回來時滿臉通紅，頭髮濕漉漉的，直接就去到七號房間。那位騎兵已經穿上睡衣，腳着煙斗坐在那兒，他對落到他身上的，將要跟這位大名鼎鼎的吐爾賓共住一間房

間的這種幸福感到愉快，但又多少有些兒耽心。『現在萬一，』他尋思着，『他突然抓着我，剝光我的衣服，把我載到鎮外放在雪地上，要不……給我塗上柏油或者乾脆就……不會的，』他安慰着自己，『他不會那樣對付一個同伴的。』

『沙錫加，給勃柳黑爾東西吃！』伯爵喊道。

沙錫加走進來，他已經喝了一大杯伏特加來消除旅途中的疲勞，而且顯然有些兒醉了。

『怎麼，已經忍不住了！你已經喝了酒，這個壞蛋！……餵勃柳黑爾一些東西！』

『無論如何牠不會餓死的：看看牠是多麼油光水滑的！』沙錫加回答道，一邊撫摩着狗。

『別多嘴！牽出去餵！』

『您要給狗東西吃，可是人喝了杯酒您就要罵他。』

『嘿！我要揍你的！』伯爵吼叫道，他的聲音把窗框都震得喋喋地響起來，連騎兵都有點害怕了。

『您該問問沙錫加今天吃過一點東西沒有！對啦，要是您認為狗比人還寶貴，您就打我吧，』沙錫加咕嚕道。

就在這時他的臉上挨了伯爵狠狠的一拳頭，他倒下去了，頭碰在壁板上，雙手捧着鼻子。

逃出房間，倒在過道上的長睡椅上。

『他把我的牙齒都要打落了，』沙錫加抱怨着，一隻手揩拭着出血的鼻子，另一隻手抓着勃柳黑爾的背，狗正舔着自己。『他把我的牙齒都要打落了，勃柳錫加，可是他仍然是我的伯爵，我還是得爲他赴湯蹈火——我會的！因爲他——是我的伯爵呵。你懂嗎，勃柳錫加？』

他靜靜的躺了一會兒之後就起來了，去餵了狗，隨後差不多清醒了，就走進房間去伺候他的伯爵，給他弄了點茶。

『我真會感到不快的，』騎兵客氣地說道，他站在伯爵面前，伯爵正躺在他的床上，雙腳舉得高高的踏在板壁上。『您知道我也是一個老軍人，要是我可以這麼說的話，也是個同道。爲什麼在我樂於借給您兩百盧布的時候，您要向別人去借呢？眼前我雖然沒有——祇有一百盧布——今天我會弄到其餘部分的。伯爵，您會真正傷了我的感情的。』

『謝謝您，好朋友，』伯爵說，立刻看出他們之間應該建立起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拍拍騎兵的肩膀說：『謝謝！好啦，我們要去跳舞了，要是我們必須去的話。可是眼前我們幹什麼呢？告訴我貴城有些什麼？有漂亮的姑娘嗎？哪些人最會鬧酒？賭博方面怎麼樣？』

騎兵說明舞會上會有很多漂亮的人物，那個柯爾柯夫，曾經改選爲民警隊長的，是個開酒的能手，祇是他缺乏真正驍騎兵的精神——在其他方面他倒是一個好人；開始選舉後伊柳錫金茨岡合唱隊就在這個城裏演唱，斯焦錫加領導，大家都打算在離開貴族代表的舞會後去聽他們唱歌。

『這兒也有不少玩紙牌的人，』他繼續說下去。『盧赫諾夫會玩。他有錢，是中途下車留在這兒的；伊利因，一個住在八號的槍騎兵掌旗官，曾經輸掉不少。他們已經在他的房間裏開始打起牌來了。他們每天晚上打。伊利因真是一個好人！我跟您說，伯爵，他不是吝嗇的人——他會拿出他最後一件襯衫的。』

『那麼，我們就到他那兒去吧。讓我瞧瞧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伯爵說。  
『好，請吧。他們會非常高興的。』

## 二

槍騎兵掌旗官伊利因，醒來沒多久。昨天晚上八點鐘的時候他就坐下來打牌，連續不斷地玩了十五個鐘頭，一直到第二天上午的十一點鐘，而且幾乎一次也沒有贏。他輸掉了一

大筆錢，可是他不知道確實有多少，因為他自己大約有三千盧布，還有一萬五千的公款，他老早就把它們跟自己的錢混在一起了，他不敢去數，因為他担心已經輸掉了一些公家的錢，恐怕這個疑懼得到證實。在他睡着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是上午了，他睡得很熟，沒有做夢，祇有那些十分年輕的人在輸了很多的錢之後才會睡得這麼熟的。六點鐘的時候他醒了（正是吐爾賓伯爵到達旅館的時候），看見地板上到處扔的是紙牌，小段粉筆，放在屋子中央的一些粉筆畫滿了記號的畫板，他戰慄地記起了昨天晚上賭牌的事，最後一張牌——在賈克（Jack）上他輸掉了五百盧布，可是他不大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他從枕頭下面拿出錢來，開始數着。他認得有些票子帶着『折角』和『轉注子』的迹印，一手經一手地流通了多少次，他記起了全部賭牌的過程。他自己的三千盧布一個子兒也沒有了，連同公家的兩千五百盧布也一道輸掉。

伊利因連續打了四個晚上的牌。

他從莫斯科來的，公家的錢就在那兒交給他的，在K城由於驛站站長藉口沒有馬匹把他阻留了一天，而事實上是因為站長跟旅館老板商量好了把所有的旅客都阻留一天。這位槍騎兵，一個活潑的小伙子，剛在莫斯科從他的爹媽那兒拿到三千盧布，是給他入團隊置備裝備用的，他很高興能在這正當選舉期期間的K城裏住幾天，希望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他認識這兒的一個地主家庭，他正打算去看望他們，跟他們的女兒們調調情的時候，偶然同這個騎



兵認識了。就在那天晚上，這個毫無任何惡意的騎兵在旅館的大廳裏或者在休息室裏介紹他跟盧赫諾夫和旁的賭徒們認識了。就從那個時候起槍騎兵開始賭牌了，不去向驛站要馬了，更不打算去拜訪他認識的那個地主家庭了，甚至於接連四天都沒出過他的房門。

穿好衣服，喝了茶，他走到窗子面前。他很想出去散散步，好擺脫那使他煩惱的記憶，他穿上了外衣，走到街上來。太陽已經隱藏在那些有着紅色屋頂的白房子後面，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就冬天的氣候來說那是暖和的。大片的潮濕的雪花緩緩地飄落在泥濘的街上。突然想到他已經整整睡去了現在快結束了的這一天，一陣難受的悲哀的感覺壓倒了他。

「眼前過去了的這一天是無法挽回的了，」他想到。

「我毀了我的青春！」他突然對自己說道，倒並不是因為他真正想到他已經毀了他的青春——他甚至於並沒想到它——而是由於這句成語一下子來到了他的嘴邊。

「現在我該怎麼辦呢？」他思索着。「向什麼人借點錢走掉吧？」一位太太順着人行道從他身旁走過，「這真是一個蠢女人，」他不知為什麼這樣想。「沒有一個人可以去借……我已經毀了我的青春！」他來到市場上。一個穿狐皮袍子的商人站在他的店門口招攬顧客。「要是我沒有撤回那張八點我就可以挽回我的損失了。」一個老乞婆跟在他身後抽抽噎噎地哭着。「沒有一個人可以借錢。」一個穿熊皮大衣的男人乘車走過了；一個巡警正在